

科幻之舟逐浪远航

——山西科幻文学的独特发展路径与潜力

赵晓旭



①“小飞龙”少儿科幻丛书之《开心机器人》系列书影
②“中国芯”科幻丛书之《地球上的外星人》系列书影
③“中国芯”科幻丛书之《探险小队中国之旅》系列书影

双塔

赵晓旭

季羡林先生是我国著名东方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散文家，学术成就令世人瞩目。

季先生学术研究之余，有《天堂心影》《朗润园随笔》《留德十年》《牛棚杂忆》《病榻杂记》《季先生谈人生》等散文集面世。《清塘荷韵》《赋得永久的悔》等散文作品则是他的代表之作。季先生不愿意写小说，他厌恶虚构的东西。而写小说，则可能会占用学术研究的时间。

季先生对散文有着特殊的偏爱，70多年来，他只写散文，而且从未中断过。他把写散文当作学术研究之余事，学术研究累了，写散文以消遣，抑或是一种休息调节的方式。季先生的学术研究工作方向是东方语言文学，散文写作肯定 是业余的。但是业余作家的散文往往要超越专业作家。贾平凹主持的《美文》杂志，一个重要的约稿方式就是，“少约专门从事散文的人来写散文，而是尽一切力量让别的行当里的人来写稿”。显然，季先生应属于“别的行当里的人”，其文章当属于学者的散文。

“真情”，是其散文特色之一。季先生在《漫谈散文》中提出：“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真，就是真实，不能像小说那样生编硬造；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分。”“真”与“情”在散文中是相互统一的，真就是真实，也就是写文章必须说真话。情就是真情，只有真情才能引起共鸣。季先生多次阐释了这种观点，对“真情”的重视，使他对虚伪夸饰的文风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我们心自问，我的感情是真实的，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这一点绝不含糊。我写东西有一条金科玉律：凡是没有真正使我感动的事物，我绝不下笔去写。”“真情”也是季先生高尚人格的体现，他对师友、亲情都是一片真心，在他的散文中处处可见。季先生说：“几十年间，不管我搞什么研究工作，写散文的笔从来没有放下过。写得好坏，姑且不论。对我自己来说，文章能抒发我的感情，表达我的喜悦，缓解我的愤怒，激励我的志向。”的确，他的散文数量多、质量高，思想深邃，题材广泛，既可以引领读者穿越历史，放眼看世界，又可以指导读者体察世情，洞悉人心。他的散文常将自己在场景中的心境和盘托出，让你和一个真人的愉悦和悲哀发生共鸣。

“真思”，是其散文特色之二。季先生是农民之子，正如沈从文等现代作家一样，季先生从不忌讳自己的乡下人身份，他始终对农民和农村怀有深情，他即使身在城市也关心农民的收成，关心天气给农村带来的影响。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季先生的散文中，母亲是一个崇高的形象，他始终对母亲怀着深沉的思念和无尽的悔恨，如《母与子》表达了作者对母亲逝世的无尽悲哀与痛苦，同时表达了对农村妇女丧子的同情和怜悯。又如《赋得永久的悔》，这篇文章作于1994年，距离母亲去世已有60余年，但季先生仍是如此痛苦，可见母亲在季先生心中是多么崇高。季先生一生都关注着国家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他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中写道：“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季先生对亲人的思念、对农民的同情、对故乡的追忆、对祖国的忧思，都是真情的喷发，是一念之本心，体现的是知识分子自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季先生有着自觉的艺术追求：“我追求的风格是：淳朴恬淡，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形式似散，经言惨淡，有节奏性，有韵律感，似谱乐曲，回环往复，万勿率意，切忌颠倒。”

“真美”，是其散文特色之三。在创作上，季先生重视“惨淡经营”。他说：“中国古代优秀的散文家，没有哪一个不是‘散’的，是‘随’的。正相反，他们大都是‘意匠惨淡经营中，简练揣摩，煞费苦心，在文章结构和语言的选用上，狠下工夫’。”美文必然通过精练的语言和合理的结构，才能充分加以体现。心中有美，笔下之美才能缓缓地流淌出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写完一篇文章之后，把可有可无的字句删掉，毫不痛惜，至少看两遍。美文要推敲，不可苟且，最终才能近于完美地呈现出来。季先生倡导以写身边琐事，追求“真、善、美”，反对“假、大、空”的文学。他说：“没有身边琐事，就没有真正美的散文。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人民是文艺之母’，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才能写出真正的美文。”

总之，季先生的散文有着浓厚的底蕴。“真”即其散文是他心灵的一面镜子，真实地映照出他坎坷、曲折、奋斗的人生历程。“实”即他的散文朴实无华、小中见大，形成了其散文的独特风格。季先生的散文，是他在教学、研究、翻译的过程中，在人生拼搏中，从心灵里流出的潺潺清泉。字里行间饱含着真情实感，朴实文笔中蕴含着曲折幽深，是季先生散文的独特风格。

经典漫谈

(78)

山西是当代中国科幻文学的重要基地，诞生了中国科幻文学的领军人物刘慈欣。科幻杂志《科幻大王》于1994年在山西太原创刊，虽于2014年停刊，但一度与《科幻世界》共同成为新生代与更新代科幻作家作品发表的重要平台。山西的希望出版社更是早在1999年就开始关注科幻文学，出版了汇聚诸多名家名作的“科幻之舟”丛书。

近年来，山西省作家协会科幻文学专业委员会、希望出版社、晋中信息学院太古科幻学院等机构聚力出击，在作者队伍建设、科幻图书出版、科幻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均取得重大成绩；山西阳泉刘慈欣科幻文化周至今年已经举办了三届，这些都推动了山西科幻文学的高质量发展。

独特的地域特色与多元视野

地域文化与科幻想象的深度结合，是山西科幻文学的一大特色。山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工业历史积淀，为科幻文学作家们的创作提供了独特的土壤，引发山西作家对宇宙、人类命运的深度思考，成为科幻文学的精神原乡。山西科幻文学作家群以刘慈欣为领军人物，灰狐、张冉、李晓虎等新生代科幻作家为支柱，年轻作者兔八、木羽等崭露头角，形成代际传承，展现了多元化的创作视野。

李丹宇所著的《小说叙事中的长城魂》（山西教育出版社），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文学研究专著。在这部专著中，她聚焦于诸多以长城为意象或者为故事背景的古今小说，阐微发隐，取精用弘，表达了一个值得肯定的文学价值观，即这些小说中蕴含的民族精神与社会历史意义，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将来，都有着特别的价值。

全书分为十章，有综述，有分论，从不同作家关于长城的书写中，从那些宏伟壮阔的描写与荡气回肠的叙事中，或者从由长城引发的悲凉哀婉的故事中，多侧面阐释了民族精神。

仅从目录所重点论及的作品来看，该书重点论述的小说就有近百部，还有许多简单概述的作品，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在论述中，或揭示小说故事围绕着长城所发生的战争中的民族抗争精神；或关注小说中英雄人物背倚长城而谱写的悲壮史诗；或花费墨笔讨论了关于长城保护的乡土叙事以及跨文化视域中的长城想象，均能紧扣“长城魂”这一主题作精到讨论。这就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我们古代其他文学作品中为长城意象所赋予的特别内涵。如《南史·檀道济传》中所记檀道济临死前所说的“乃复坏汝万里长城”。而陆游在《书愤》诗里感慨：“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长城与我们民族的命运遭际和精神世界有着非常深刻的关注。那么多的历代小说家想到了、写到了；而李丹宇此书也想到了、论到了。

除此之外，作者还讨论了“外国作家笔下的长城小说”以及“长城小说与长城精神专题”问题，使读者在更为宏阔的视野和更为明确的理解中认识长城意象的精神意义。

正像李丹宇所说，“长城小说的文学价值呈现出多维度拓展态势”，而此书恰好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这种态势。也许，当这些小说散落在不同读者的阅读视野的时候，我们不太能够意识到这种态势，而当李丹宇把这些小说聚拢到自己的思维框架和笔底的时候，这种意义便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而这正是这部论著独特的学术价值。

李丹宇之所以能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来研究，不仅是由于她在高校要做科研课题，更重要的是，她有两个特别的遇合。

一个遇合是她与长城的遇合。她出生在山西雁门关下的代县，工作在距此不远的忻州，从小就看长城、听人说长城、在书上读长城，长城成了她的家乡情结，成了她的乡愁，使她对长城有着自然的倾情关注。

另一个遇合是，最近这些年，我们国家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前所未有的重视，这是极为让人感到欣慰的现象。长城遗迹的保护、长城文化遗产的整理便有了特别的历史性意义。李丹宇的学术研究也正好与这一社会思想相遇合。

长城，横亘于北中国大地上无比巨大的人文遗迹，不论它在统治者手里经过了怎样的穷竭民力的艰难建造，也不论在它身上还留存着抵御外敌的幻想，它都是一种巨大无比的文化载体、一种蕴涵深广的文化意象。李丹宇将涉及的相关小说聚拢起来，宏观考察，微观剖析，其意义自然超出于一个课题的研究。

如果有机会，我希望看到她更多更好的关于长城叙事、长城文化、长城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成果。

从意象中发掘民族精神

《小说叙事中的长城魂》的学术价值

苏涵

没有堤岸哪来江河

——《神游万物》自序

宁志荣



整理完诗集《神游万物》（中国电影出版社），顿时轻松许多，这是岁月馈赠给我的珍贵礼物。

诗歌赋予我理想，赋予我情怀，让我张扬人生的风帆，不断努力和进取。诗歌是我青年时代的追求、中年时代的感怀，以及对于人生、人性、时代的探求和记录。诗歌伴随我走过了苍茫岁月，其间有困苦、迷茫、求索，也有幸福、快乐、觉知，幸好有诗歌相伴，使我的人生充满缤纷的色彩，寂寞而充实、知性而生动、善感而美丽。

什么是诗歌？这确实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诗经》《离骚》、唐诗宋词中寻找答案，可以从“五四”以来尤其是当代诗潮中寻找探索的方向，也可以从西方现当代诗歌中窥视域外的诗歌状况。在这些汗牛充栋的诗歌作品和理论研究中，我们感受诗歌的发展变化，觉察诗歌理论的创新、领略诗歌世界的星辰大海。可是，要回答何为诗歌，可以说诗无达诂。

就我的理解来看，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形象思维的艺术、讲究规则的艺术。诗歌的语言应该精练，表情达意，善于运用修辞，这是不言而喻的。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哲学，因而要具有文学的属性，即形象思维，用形象说话，抒发情感，含蓄内敛。当然诗歌中的哲理性、思想性也是应该具备的，但是哲理性、思想性都是通过形象思维——诗歌的意境和意象来体现的，而不是生硬地加上去的。同时，诗歌还是讲究规则的艺术，中国古代诗歌讲究平仄押韵，现代诗歌不提了，可是诗歌还是有规则的，比如诗歌的音乐性、节奏感、音韵美，任何时候都不过时。既然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如果剔除汉语艺术美的要素，还称得上是语言的艺术吗？

越是艺术，越要讲究规则，规则是限制、是标尺、是高度，也是最起码的门槛。

回顾我的诗歌创作之路，不禁感慨良多。我出生于山西省万荣县里望村。父亲是乡村教师，在当地教书30余年。母亲有文化，也当过教师，由于家务繁重离开了教师岗位，回村务农。父母含辛茹苦，要求严格，重视学习，希望我长大后有点出息，对我有莫大的期望。1983年，我考入山西大学哲学系，课余时间喜欢文学。哥哥鼓励我写作，想方设法把报纸上的好文章、好诗歌剪下

来，供我学习，几年下来积攒了厚厚的6个剪贴本，他对我的帮助无微不至。上大学前，弟弟为了让我全身心参加高考，给家里挑水、干农活，吃苦耐劳，毫无怨言。大学期间，诗人潞潞和李杜创立北国诗社，我荣幸地加入了诗社，经常得到他们的指点，他们对我的诗歌写作有重要作用。当年，我还得到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好友卫成印的悉心指导，他介绍了许多诗人的作品，开阔了我的眼界；还得到好友张进峰、王立红等人的帮助。哲学系的领导和老师对我的创作也很支持。后来，我因在校期间发表了多首诗歌，进入出版社做了编辑。可以说，诗歌与我有缘，对我的人生道路有一定影响。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写诗已有40余年。回忆大学时代，我在诗友们的鼓励下走上诗歌道路，那时读唐诗宋词，读朦胧诗，读莎士比亚、海涅、惠特曼、艾略特等人的诗歌，学习现代派诗歌理论，相继在《诗刊》《绿风》《星星》《诗歌报》《黄河》《山西文学》《上海文学》等报刊发表了多首诗歌。那时，文学风靡于大学校园，诗社纷纷成立，人们把诗歌当作时尚，无不谈论诗歌。诗歌燃烧了青春，燃烧了理想，燃烧了信念，温暖了火热的心灵。我们用诗歌抒发理想、壮志、心怀、情感，用诗歌描写故乡、黄土地、山河、神州，甚至把诗歌当作事业，当作人生的目标。我们在诗歌的世界里遨游，追求诗歌的艺术之美，享受诗歌的盛宴。

往事如烟，岁月如歌。诗歌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一直没有放弃。诗歌引领我进入文学世界，也让我交往了良师益友。多年来与诗友如切如磋，高山流水，难以忘怀。人生漫漫，浮生若寄，俯仰之间，白驹过隙。令人欣喜的是，诗友们一直坚持创作，成就斐然，对我是莫大的激励。如今，新诗的发展依然面临许多课题，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域外、理论与实践方面，都有待进行探索和创新。我依然热爱诗歌，力求有所进步，写出更好一点的作品。

收入本书的诗歌，时间跨度从2008年至2021年。这是对我诗歌生涯的阶段性总结，记录了我的诗歌写作之路，也反映了我对于诗歌的浅显认识。